

那些人几乎和我们同样地思想、行动和感受，读者不久就觉得自己和他们是类似的人，只不过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来得更加澄明、清纯和文雅罢了。

——德一歌德

两交婚

明清典藏·才子佳人小说【清】步月主人 著

魏武挥鞭 点校



中国经济出版社

那些人几乎和我们同样地思想、行动和感受，读者不久就觉得自己和他们是类似的人，只不过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来得更加澄明、清纯和文雅罢了。

——德一歌德

两交婚

明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清一步月主人 著
魏武挥鞭 点校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交婚 / (清) 步月主人著, 魏武挥鞭点校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 7

(红颜蓝颜·古典言情书系)

ISBN 978 - 7 - 5136 - 0586 - 1

I. ①两… II. ①步… ②魏…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8625 号

责任编辑 吴航斌 宋庆万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巢新强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金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59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6 - 0586 - 1/I · 33

定 价 27.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68344225 88386794

红颜蓝颜 · 古典言情书系



红颜蓝颜·古典言情书系·编选委员会

顾问 栾建民

主编 吴航斌

副主编 宋庆万 莫智源

编委 赵静宜 徐明军 许家翠 周常辉 何为民 任佳
任力民 任力军 杨书轩 白日明 任玉玲 曹爱桃
章琼霞 姚春景 杜志宏 郑春颖 陈震 倪秀清

校点 美国庆 裘露萍 方露 张迪 胡柯柯 柴欢春
参校 陈晓鹃 任玉琴 俞静 陶青 郭瑜 麻宇坤
勘误 任磊 张雪蓉 王成君 王建峰 章小莲 樊弘
编务 麻锦郎 俊 何卫兵 许琴楠 何双双 季亚南

【校点说明】原题《新编四才子二集两交婚小传》，光绪间改名《双飞凤全传》，凡四卷十八回。道咸间刊本首置天花藏主人序，题页刊有“步月主人著，枕松堂梓”字样，并有墨庄老人序。这书内容还不算坏，虽题《平山冷燕二集》，实则二书事实并不相接，唯其故事之结构，甚似《平山冷燕》耳。书中人物有甘颐、甘梦兄妹及辛古钗、辛发姐弟，此二家互订为婚姻，因成两交婚。书中主角自然经历了不少艰苦，所幸最终以团圆美事作结。此次重版，因书系特出红颜，并为顾及现代阅读习惯，在划分段落的同时视男女主角不同，易通行第三人称“他”字为“她”。段落之间，为畅达文气，偶有词句添补，特此说明。

魏武挥鞭记

红颜蓝颜·古典言情书系 | 总序

那些人几乎和我们同样地思想、行动和感受,读者不久就觉得自己和他们是类似的人,只不过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来得更加澄明、清纯和文雅罢了。

——【德】歌德

饮食男女,言情是永恒的话题。中国古代同样有言情小说,它在文学史上的特称,是才子佳人小说。“红颜蓝颜”的组合用于出版主题,就有男女两性、古书今读的意思。古往今来,才子佳人小说所以能成为传世之作,人人爱读,在于它的通人性、识大体,启发了我们对于一时一地所谓美与善的思考。

才子佳人小说,它有着欲说还休的名声。这类小说自成一派,在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在文学史上,它往往与艳情小说、公案小说及世情小说等题材相提并论。艳情小说是指以写性爱为主的小说,众人熟知的《金瓶梅》是其中典型,出脱前者的才子佳人小说,概念出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这样定义:“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佳话’。”

才子佳人小说的出现,至少有两种文学背景:其一,在艳情、世



情小说对于人欲色情过于横流的诸多作品之外，它们大多数用笔秀丽、端庄大雅，并不涉及绣榻纵欲，这可谓是对当时风潮的某种反思与拨正。其二，早在唐小说中，不乏此类掺杂风流韵事的真情实意，因此传为才子佳人佳话，至于明清，可谓是某种追叙和复古。因为人各有志，所以各取所需、各逞其才，才造就了明清小说在文艺意义上的百花齐放。

说到百花齐放，那么，才子佳人小说就是一朵花。对于一朵花，不必非要苛求在它上面读不出兵戈气象、家国情怀来。再则，一部小说，毕竟能量有限，非要求它穷究世间万象和古往今来，悬格过高，未免目中无人。一本书，自有它的旨趣，不必非要去讨好每一个人。言情小说，不涉战争与和平，无关王朝与家族，它本没有教化世人的大抱负，我们何必强人所难呢？

有言在先，是因为想到：在作家与批评家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对垒现象。批评家以批评为己任，对于作家笔下求精，固然是一种鞭策；对于读者分辨取舍，也不失为一种提示乃至警醒。怀着向善的愿望，指出问题，提示歧路，这都是批评家的功德。可是，鱼目混珠的事太多太多，批评家（据说还有很多批评家，实际是因为做不了作家，才退而任职专事批评的）动辄以大义民生来要求一切，那么，高调之下，几人能副？

批评家唱高调，实际上是一种取巧。批评固然可以显出批评者的高明见识，但可惋惜的是，这类批评最后往往流于议论是非，所谓批评，也堕落为肤浅无聊的闲话。中国文学并不缺乏思辨，所以，批评从来不缺；人心人性之中，落井下石、诋毁不倦、倾轧不已，都是不听美德管制的心魔。所以，常见现象之一：批评家成群结队，抨击作者胡言乱语，教训读者明辨是非。凡是新生事物，

要批评它不成熟、幼稚可笑；凡是陈年古迹，也不放过，批评它观念过时，立论狭隘，随后作大度宽容状，归之为时代的局限性使然。

因为有不少心狠手辣、看重门第的批评家的毫不留情，才子佳人小说的地位，一直不高。实际上，才子佳人小说，作为古典言情小说的一种，当年当时，老百姓爱听爱说，谁说劳动人民没有情与爱，他们情真意切，爱得更真挚。他们的想象力固然有限，可是对于婚恋情义的态度，大体是端正无邪的。当时的古典言情小说，它的文学价值当然不能跟《红楼梦》这样的大作相比，所以，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成为批评家的偏爱。

批评家的心狠手辣，往往在软柿子才见得得心应手。《红楼梦》之所以伟大，大概是头绪繁多，盛衰开合，其中充满了大判断和小结裹，处处是伏笔、句句有隐喻，来头大了，名声高了（当然，名头高大的倒吸引了那些妄图一战成名的批评家，比如就有人唯我独醒、满纸鄙夷地批评《红楼梦》只不过是一个俗艳的女子），寻常人不敢挑衅。而一般的批评家，因为识时务，立地成俊杰，对大作品不敢造次，转而就欺负弱小。正如《西游记》第六十七回中，猪八戒跟孙行者说的：“哥啊，你不知我老猪一生好打死蛇。”

才子佳人小说当然不是一条死蛇，前头说了，它是一朵花。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基本属于文学史的常识，这锅冷饭不必再炒。自古到今，诸事由蒙而壮，再至于衰竟而亡，这是四时有序的常理，也不必翻来覆去地讲。就说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自发音含糊的孩童成长为梨花带雨的风韵成人，这个转变发生在明清时期。

明清小说之所以与唐诗宋词相提并论，一方面，一时一地，谁



家没有些自己的代表土产？另一方面，也印证一个道理，反映人生有多种方式，传道不是还有方便法门么？唐诗宋词元曲是表现方式，到了明清，诗文大道上的灯盏都亮了，那么手中的灯笼只好挂到乡间的郊道上去，小说体裁因此繁荣起来。这个新的变化，使得小说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为自己夺得一席之地。到了清末，风云变色，天地重排，中国古典文学也就可以告退了，明清小说的这一页，于是翻过去了。

翻过去了，并不妨碍我们回翻再读，我们读古人的言情作品，一方面抚慰思古幽情、好奇心理，一方面，我们亲近古老的中文，就会发现它传情达意的魅力依旧，它们依然活泼、精神、回味无穷。法国的儒贝尔将军，曾说古人的书籍是文体的百科全书。这些小说的笔法、用词和结构布局，读者若是细加体味，自有一得。曾经认真研读中国小说的德国大诗人歌德，对《好逑传》、《花笺记》和《玉娇梨》等数部才子佳人小说都非常推崇，他赞叹道：“中国的小说，都有礼教、德行与品貌方面的努力。正因为有这样严正的调教，所以中国才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文明。”

用歌德的话来护佑，虽是表面文章，却多少可以防范那些“好打死蛇”的批评家的专事捣乱、一味贬损。但是，即便没有歌德等人的赞誉，“红颜蓝颜”书系的存在，也自有它的理由。我们对于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说，可以赞誉、可以批评，只不过不管是哪种评论，都要恰如其分，不要失去了适当的比例感、分寸感。假如才子佳人小说不值一提，我们不用选它，但是选了它并不等于承认它就是明珠，璀璨生辉，非它莫属。从文学史的演变来说，才子佳人小说是一个独特的流派；从文学反映时世的角度说，才子佳人小说的作用，有诗文不能替代的地方。对此，我们取节制的承认，但是无须

去夸张、去夸大这种地位。

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由那个时代的趣味、习惯、憧憬决定的。所以,英国的文学批判家赫兹里特重申这个常理:我们无法用一个时代的感情去测量另一个时代的感情。作为出版者,对于读者,我们有三点意在尽职的提醒。第一,不要流于细碎,在本该陶冶情性的阅读中切勿放任学究的习气。记住,你是在读一部小说,而不是考订史实。文学具有残缺不全的本质,我们只是尝滴水而知其味。第二,不要盲目地美化传统。才子擅诗文,佳人事忠贞,这种四平八稳实际是文艺修辞。传统的形式有如旧式中堂的对联,取其端心束念的劝喻,那个时代已经过去,流传不变的是某种精神内核。第三,才子佳人,才美联姻,对此美好愿望,读者不要想入非非,不可自拔。不妨想想莎士比亚的劝告:太完美的爱情,伤心又伤身,身为江湖儿女,没那个闲工夫。

下面说一说书系选目的基本内容。作为古代的言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在故事模式上大致相类:忠奸斗争、小人陷害是必要的桥段,否则罅隙无从开、冲突无从起。使女代嫁、乔装寻觅、情浓私奔,虽是常见的套路,但却也表现了女主角“她”的聪明智慧、一以贯之不让须眉的可敬佩的气概,这些德行就像云后的太阳一般,发出温柔的亮光,照耀着我们的行动。同时使剧情富有起伏,在阅读欣赏上有更多的热闹可看。才美相知、相慕及相期,那么“以诗为媒”必不可少。才子佳人小说的黄金时代,是在顺治、康熙两朝,“红颜蓝颜”书系第五辑,续选此中四部代表性的作品:《合锦回文传》、《两交婚》、《吴江雪》和《岭南逸史》。



书系选了《合锦回文传》。全名为《绣像合锦回文传》，铁华山入编，凡八册十六卷。现存最早版本系嘉庆三年（1798年）宝研斋刊本，现藏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苏若兰手织的《回文璇玑图》原是武则天喜爱的宫中之物，后流人民间，其中半幅被襄州梁孝廉所得。梁孝廉之子栋材，立誓娶才女为妻，所谓才女者，就是文才要像苏若兰一般。才子娶妻，心中先存着明确的念头，这个“明确的念头”代表着超越当时当地主流婚恋观的进步。婚事，必有凑巧，持有另半幅的桑梦兰，自命才女，心中念头遥遥相应，也“必要配得那半锦的人，方与作合”。于是，同调应知同一笑，三生石可坐三人。才子佳人相见，得偿所愿订了婚。此后，情节一折，别生风波，栾云意欲劫夺，梦兰连夜出逃，遭难之后得重逢，此书回评语有“前卷旖旎旖旎，如对新花嫩柳；此卷凛凛烈烈，如遇苦雨凄风”可谓确当。除去才子佳人故事，“合锦回文”是重要道具，作为文字游戏之一种，表现了古人的书房雅趣与精深文化，可为一观。

书系选了《两交婚》。又名《两交婚小传》、《双飞凤全传》等，步月主人著。那时候，《平山冷燕》大大出名，于是借名出版并以续书自居的作品为数不少，此书即是一例。书叙四川重庆府晋云山下的横黛村中甘颐、甘梦两兄妹，才情了得，天生才子，必有佳人作配，于是，又有扬州辛古钗、辛发两姐弟。顾名思义，两交婚者，系指双双交婚。这样看来，才子佳人故事的模式与套路毕竟太过狭隘，主题单调，情节不免陈陈相因，难以打开新天地。作者搔首奋笔，所谓的新创造，也只是捏造一对兄妹来配另一对兄妹。这类“人间乐事到我家”，注定难以光大。本书情节与《平山冷燕》、《赛红丝》大致相类，其中出彩人物有歌妓瑶草，才美兼具，光彩照人，对照之下，那些“才子”的光泽反倒暗淡了许多。

书系选了《吴江雪》。全称《新镌绣像小说吴江雪》，吴中佩衡子著，凡四卷二十四回。书名各选主角姓名之一字合成，但是除了佳人吴媛、才子江潮以外，并没有什么地位的媒人雪婆，却因其“侠心义胆，不慕富贵”而列传其上，这在才子佳人的小说史上并不多见。深层挖掘，倒可见作者具有先进的“阶层意识”，或者在身份地位方面，作者迥异于常人，抛开了那一分“分别心”。书叙才子江潮，在进香途中偶遇佳人吴媛。郎才女貌，一见钟情，可这一心事如何出口？幸赖有媒人雪婆，不辞辛劳，往返于两家撮合说亲，最终结成姻缘。此间小人破坏、豪富欺人的段子自然不免，于是有丘石公、尚书公子与平远侯公子这些人物出场，小人诡计被雪婆与吴媛一一识破，达官求婚也被力争辞却。本书对于几处琐情细故，写得逼真传神，值得肯定。在姻缘成真之际，媒人雪婆则功成身退，这一写法或许是从将相列传中借鉴来的，但用在儿女情长故事中，未免有些不纯不粹之憾。

书系选了《岭南逸史》。花溪逸士编次，凡二十八回。可考最早版本为嘉庆十四年刊本，该书文道堂藏版现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在小说史上，本书极少为人提及，唯今人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阿英《小说闲谈》中提及介绍。书叙爱情故事，又以军事交战为线索，于是篇幅罕见地长。本书的内容构成，一是主角黄逢玉与四位女子的爱情故事，女子各具才情，故事悲欢离合；二是岭南的风土人情，可视为阅读中的别样风景；三是各类战争，有明王朝军队与地方瑶军的对阵，有瑶军与瑶军的内部争斗，还有瑶军和明军联合后与其他地方武装的交战。其间夹杂斗智、斗勇甚至斗法，颇为热闹。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一反官方正见，在书中大胆讴歌瑶人



的智慧与勇气,对瑶人的反抗斗争寄予深深的同情。这也表现了作者超越时人常见的一面,文学理论家阿英曾说:“岭南的小说,见到的不多,而《岭南逸史》一书则比较流传的广,这仍然是描写才子佳人的小说。”本书的兵戈铁骑,取代了同类小说常见的山光水影,虽是才子佳人小说,但更贴切而言,更靠近英雄儿女章回小说。

以上作品四种,采择于中国古典名著,以“红颜蓝颜”书系为题集成推出。英国有句谚语:时间的长河荡尽了千古风流。我们断章取义,用时间的长河来宽容古人作品中或许有的糟粕。须知,历史的天空中闪烁的那几颗星,谁没有过“茫茫欲火欲烧人,惆怅无因为君说”的情结和绪念?今日苛古,来者也必苛刻如我们。不薄今人爱古人,端恕之风,愿与激扬。

明清的言情小说,作者均已作古,但是那时那代的风物人情,我们从文字上感到跟我们是如此的贴近。也许,宋明之后,“性理”或“道学”的时风太盛大了,可是,爱情这东西,跟咳嗽一般压抑不住,有需求,有期盼,但是那时候写爱情的作品却少得可怜,充其量在宋词中夹带走私了一些,只有到了明清,人们才开始大笔书写,记录多情男女在恋爱生活中的悲欢离合,歌唱他们的感想,其中不乏邻近现代人秉持的所谓“新意识”。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这些作者用自己的笔墨为女子生色,为女子争应得的地位,这一点努力,哪怕只是道出“人生大欲,男女一般”,都值得我们去尊敬。为了这个,我们为两个世纪前的古典文本动用了“她”这个字。

作为一个过渡性的文艺流派,才子佳人小说有始有终,现在我们用“古典言情”为之正名分类。当然,我们都知道,书中写的事,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而且也不会发生,这不过是小说家遐想抒怀的

一种反映方式,读者不可痴人听梦。同时也使我们明白文学创作不是刀兵革命,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未吐露的心理。但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可能全部反映出来。有许多揭破现实和价值动员的大任,留待其他的文体来担当,这只不过是一部言情小说。

至于曹雪芹批评才子佳人小说“千人一面”,对此也要有鉴别。钱钟书说过:“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发达到极端,可以使作者丧失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受性,对外界视而不见,恰像玻璃缸里的金鱼,生活在一种透明的隔离状态里。”这大概就是才子佳人小说落入俗套的病症所在,也正因为此,我们重申阅读的希望:第一不要放任学究气;第二不要泥古忘返;第三,不可中了才子佳人模式的毒。

两个世纪之前,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问世,而那时也是才子佳人小说正逢其时的年代。中西相通,天花藏主人在序言中说到:“自古男女存大欲,况于才美复多情”。但是,何以西方作品至今深攫住少男少女那颗多情的心,本国同期出品的古典佳作却无人问津?今人都知道 AA 制的意思是各买各的账,以为来自西方的法则果然高明,殊不知本国早有“打平伙”一说,凑份子找乐子而已。周边的姑娘家流行说“闺蜜”,以为是今人的领先独造,可是古人有“手帕交”,名词有别,但古人早已经历了我们正在经历的。

“红颜蓝颜”书系的整理出版,旨在细分中国古典小说,为其中独特的一支流派做整理、以播传。才子佳人小说或有的糟粕和精华,与明清小说的流派和发展一起,都留待专门的学术去探讨。作为出版者,只尽流传播扬的本职,而不是动辄为读者送法上门,强卖自作高明的提示。至于小说反映的历史情况、风物人情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那个年代的情感、文学、哲思与主流价值观,读者大



可在欣赏具体作品中去把握、去体会、去回味。

何以在这个以“效率、监督和创新”为基本诉求的利润时代，我们依然为“她临去秋波那一转”而驻足流连？因为我们拥有做上几千年的同一个梦，古往今来，昨非今是，我们身上多多少少都有这个梦。不过有梦总比没有梦好，有梦，至少让我们还有更多想象。须知，新的启发，倒往往来自于对旧梦的追寻——爱默生说过：在每一种天才的作品中，我们都能辨认出那些为我们抛弃的思想，它们带着某种以前不曾具有的庄严，又回到了我们心中。

吴航斌

2011年6月6日 北京

原 序

同此大冶赋姿，独津津于一二人、三四人，而谓之佳、谓之美，则须眉而外，当必有秀骨妍肌，出幽阁之类、拔香闺之萃者也。故笑实堪憎，颦尤可喜，为人所欣慕耳。虽然，此犹佳美于耳目，而销一时之魂者。至于窃天地之私，酿诗书成性命，乞鬼神之巧，镂锦绣作心肠，感时吐彤管之隽词，触景飞香奁之警句，此又益肌骨之荣光，而逗在中之佳美者也。

故远山之眉，有时罢笔，而白头之句，无今古而伤心。以此知色之为色必借才之为才，而后佳美刺入人心，不可磨灭也。不然，则娥眉螓首，世不乏人，而一朝黄土，寂寂寥寥，所谓佳美者安在哉！故深心慧性人，悟色衰爱弛，病稍减容，即蒙帐中之被，而不令人主见。

若咏雪回文，任白骨销沉，而香名愈烈，则此中之所重，不昭然有在乎！故夸张其色，往往附会其才，以高声价。孰知色可夸张，而才难附会。何也？红颜已逝，即妄称落雁沉鱼，亦有信之者，无可质也。至若才在诗文，或脍炙而流涎，或啖心而欲呕，其情立见，谁能掩之？始知性情之芳香，齿牙之灵慧，出之幽而幽，出之秀而秀，种自天生，不容伪也。

彼轻视佳美者，以为一借闺妆，便足倾城倾国，遂莫须造事。



乌有生人，欲以嫖姆而捉西子之刀，不几令寒酸之攒眉，竟付作伧傜之捧腹资耶！不独牙酸齿冷，且令对镜之花、照潭之月，一例坐于疑团，呜呼可也。虽然无伤也，花纵未开，必不类草；月虽不满，亦异于星。安可因鱼目取讥，而遂令照乘之珠，不辉辉于天下哉！

况自古才难，何容秘美。故于《平山冷燕》四才子之外，复拈甘、辛《两交婚》为四才子之续。虽地异人殊，事非一致；时代别，情属两端。然东西岱华，霞霄遥联；南北女牛，杼犁相望。虽非有意扳援，而实未尝不无心映藉也。若二书儒雅风流，后先占胜，诗词情性，分别出奇，实又谓之佳、谓之美，逗才色于大冶之外，而前不容湮，后不可没，又安得不顾盼而啧啧称其为相续也哉！若婚何以交，交何以两，则佳美之才色相柯斧之。读之自见，兹不复赘。

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